

樂

善

錄

樂善錄序

或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
大哉言乎以吾樂善之誠推之一家則一家之
人皆樂善推之一國則一國之人皆樂善推之
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樂善豈獨處家而已哉隴
西李伯崇迎曦先生之曾孫天資樂善得南中
勸戒錄伏而讀之深有契於其心遂博覽載籍
旁搜異聞凡有補於名教者增而廣之分爲十
卷名之曰樂善錄亟鏤板印行使家家藏此書

以廣天下樂善之風此伯崇曾懷本趣也隆興
甲申七夕日蒙塾何榮孫序

知縣胡公跋

予觀邑士李伯崇所編樂善錄佛氏所謂因果之說盡於此矣有近聞異甚惜伯崇不增廣之子友章德茂以總檄來眉山寓宿驛亭忽一夕夢女子自稱齊州慕容氏之子坐生前奪所捨僧田充行奩參對幽冥罪業未洗杻械在身哀泣悲訴求德茂爲作佛事贖之噫茲亦異矣余嘗論之世間一切法皆爲幻相雖大地日月會歸於盡所不可隨幻而滅者惟心耳善惡之報

皆由心造今使衆生善心一萌則種種善業悉現於前名曰順境又使衆生惡心一萌則種種惡業亦現於前名曰逆境微妙法身則如虛空了知善惡無有交涉深達罪福無起滅相慕容女子作業於心而不自覺所受罪惡亦復如彼苟爲不然衆生於此能以七寶裝嚴供養乃至無量無邊布施皆爲以幻而作佛事我佛如來坐斷諸幻豈以是故罪福衆生故曰起諸善業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罪

福如幻無起滅有人能觀此書當聞此四句偈
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

運使李太博詩

法曹學士轉示

樂善新編賦詩奉

謝

李

石

不讀非相篇人心謂如面陰機蟻窺影巧攫狙
伺便誰於牛毛端萬念回一善此間有堂奧次
第躬履踐自言不爲惡凜凜三語掾世塗多疾
人竒藥得瞑眩貽我南陽書補作東平傳魯國
焉取斯爲語宓子賤

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

樂善錄卷一

李昌齡編

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家言一官負攜來修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二三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蘩其子謁蘩言之因問蘩何以爲幽冥所重蘩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

以利人繫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能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久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中蓋繫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勸戒錄

僕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飢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䟽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小童遺公曰上帝嘉汝

有憂民心故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
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湘山野錄

潮倅余嗣紹興戊辰干綱欲往在所湊磨勘轉
官薦子將行乙夜忽一人執旌呼嗣曰司命召
公嗣起行回視其身乃在床上自謂死矣心甚
怖俄入一城地皆琉璃甃布所過樓閣金碧輝
映復自寬曰必非惡地既至一大府立殿下真
官命引登殿嗣至案前熟視真官乃建炎間越
州同官也

姓章字
文起

笑謂嗣曰今年考校得三十

人見公姓名故特相召欲令公知嗣曰嗣才劣
官卑安得預此真官曰此間豈問官之尊卑人
之貴賤惟看一念正與不正公官資儘有壽止
七十四若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積功累行
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皆未可量公欲之乎嗣敬
諾乃命引出道過一處聞呻吟聲驚問使者曰
世間何罪爲大使者曰不孝爲大欺罔次之殺
生又次之旣出門嗣曰何以見教使者曰此去
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則記取祭先寢則記取

存息皆修行之要及甦不數日遂辭網致仕人
以此多之夫章之爲司命余之預考校豈非公
正而然耶士夫不可不以此自勉

余氏出
神記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
索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
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常爲人以一
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贓
名汚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爲帝所容君
爲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

難拒言既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柅舟果無
織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歛然而去以此知
受賂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事林

超然居士趙令衿赴星子任因遊五祖山恍見
一老僧謂曰君至晉州當有一子之戚蓋前生
知晉州以公事禁一婦人其人因失初生兒此
其報也言訖不見次日至黃梅幼子善郎感疾
不行會縣令吳宇語及此地唐爲南晉州越
四日至白湖驛去黃梅纔三十里善郎果不起

公感異僧之告乃爲文以警世安知善郎物故之所非昔日兒死之地耶

居士文

有二官負以前程求夢於京師二相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這人愛財陽間不義取一項此間即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妄取後果作監司嗚呼得彼失此自有乘除何苦貪饕空招罪戾與其爲富監司孰若如寇萊

公爲無地起樓臺宰相不亦榮乎

王日休勸戒錄

東都有人養鸚鵡甚慧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

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

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唐刺史李蔡優玄聖蓮蓋篇

波笈多本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

阿育王經二

者皆以見聞入道人而不能是猿鳥之不若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

昌文簿淆亂不可鈎考劉旣專宮事乃盜用無

筭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

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富貴時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祿而又剽竊公帑宜無遠大故死有餘責而殃及子孫者多矣

馮文公
談苑

潘謹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

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敢犯

楊文公
談苑

黃靖國熙寧初死而復甦自言至陰府府公問曰鄉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者識之乎有一事可以警世徐驅一婦人出命以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浹地號叫之聲所不忍聞曰此華陰主簿

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苦聶延壽
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卿其知之蓋男女之
別人之大倫豈可瀆亂回視鄭氏得無愧乎

錄

應

金陵道士章齊一能詩尤長於嘲人皆畏之後
得疾嚼舌而死今之好嘲喜傳者不可不戒

揚文

公談
苑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
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

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
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
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
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
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
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
人之言其利博而造物亦厚其報

王日休
勸戒錄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
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

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
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
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
本欲以春州中多遜而不知反受其報乃爲後

日竄死之所

楊文公
談苑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
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十七八人淮
南之役所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
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

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

顯宜哉

事林

近一人還竟見陰司追到一官負主者謂曰惟願汝善勝於惡即得受生萬一惡勝於善此不容私命取善簿乃一小青軸主者已蹙頰又命取惡簿乃一大黑錄主者愈不樂復命取一秤無錘頭尾皆鈎掛青軸黑錄秤之青軸乃壓起黑錄主者大喜蓋其人爲給事中時駁一事利及天下惡錄大者件數多而害輕青軸小者件

數少而利重故能壓起也以此知人之處世苟
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勉向使無此一事誠亦可

亥王日休
馬勤戒錄

何僊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
問僊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
以此知上天之難欺也

勤戒
錄

曇相禪師

觀音
化身

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

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
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今三十

年矣尚餘三年夫箠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苟存心不恕罪報其可逃乎

記十一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林事

侍郎种放謁陳希夷陳曰公相貴然無壽放曰奈何陳曰惟寡慾可得中壽放遂不娶亦無侍

妾壽六十一而終以此知多慾之人不無損壽

也

聞見錄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戒令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斛

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乖
崖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
索公裳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
心不為嗜慾所惑則必為慳慢貪嫉強橫姦詐
所惱矣公能如此宜為真君所重

類苑

王纂憫中原饑饉於靜室飛章哭泣告天後三
夕感太上道君降謂纂曰子憫人上章地司列
言吾所以親鑒於子今以神化神呪二經授汝
行之可拯萬民陰功可成真階可冀後果僊去

夫王公一念之善立通神明人之念慮其可不

正

高道傳

一士人赴試京師道見一人照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有某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私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求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路取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來此守官當治汝明

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果受陳留主簿一念之

惡遲了十年戒哉

勸戒錄

楊震爲東萊太守道過昌邑邑令王密夜以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子秉爲侍中尚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爲東京名族夫王密謂夜無知者而賂震以金震乃謂已有四知而拒不敢受人之所見旣殊福業亦相遠矣

漢史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
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篋爲桎
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爲作懺悔姑錄之以爲教
唆者戒

十生說

石揆妻厭多產嘗兩殺初生兒後數歲有孕一
產四子苦痛不可堪忍良又母子俱斃又有安
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
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
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

欲殺是兒耶馳往省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
矣遵救之乃免破胎傷子者不可不知

東坡集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
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
殺是夜果生二狙人謂禽獸無知可乎

湘山野錄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葦根者所持
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
公知其寃謂盜曰盍訴寃吾爲直之盜果稱寃
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

殺盜公因罷歸尉掾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檐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

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希賞而害人

者不可不戒

東坡文

張秉知冀州有盜劫民財又亂其女父母以告公怒命設架釘盜於門三日醢之議者快焉後數歲被攝至陰司聞殿上珠箔下厲聲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命引到獄面對一囚血肉淋漓泣曰爾非法殺我今無受託之所公方憶是冀賊詬之曰糜汝萬軀未足雪其父母耻尚敢訴乎旁有一吏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

公視之乃從事河陽日一幕典公曰爲之奈何
吏曰幸公筭未盡但遣今受生即可脫去公窘
怖叩吏所以遣之之術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
華經公許誦經囚乃釋去夫冀賊之情誠難容
忍法外之戮陰司尚議其非况私喜怒徇請託
受賕賂而陷人於法者其罪當如何

湘山
野錄

史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然
亦以此自敗累坐事羈房移襄以卒

類
苑

杜延喜雙目風瘡食已即吐口眼中常出白蟲

長寸餘細如線緣遶面上腥穢不可近其子光

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行鑿常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欺之曰齒蟲又以騾脚筋置人眼中欺之曰眼蟲以此死墮蛆蟲地獄今始得人身故有此報蓋醫家最難一念纔差性命所係豈可更爲欺誑

十生記

郭文慶問曇相曰舅氏徧體害瘡痛不可療其故何哉師曰汝舅前生以針爲醫不善其術誤傷于人此其報也今之醫者不可不學

十生記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舡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夫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可以感通

神明如此

並漢史

越州一寄居官姓李於紹興十三年詣行在磨勘轉朝奉郎告下兩日遽死及甦遂焚告人問

之乃曰被攝至一官府見廳上有着緋着綠二
官真與吏人說話若議事然久之方叫云朝奉
郎李某汝分只合做朝奉郎兩日却餘二十年
壽汝今要作兩日朝奉郎耶要享二十年壽耶
我荅曰只願享二十年壽復旨揮云汝既還却
焚了告命夫官吏所以商議者蓋官爵與壽數
參差故議而後發問也今錄之以爲貪冒躁進

者戒

勸戒錄

樂善錄卷一

樂善錄卷二

李 昌齡 編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爲父犯大

辟通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
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
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
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
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
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
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
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
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

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
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
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
子貴顯壽終當爲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
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夫竇公當天而壽當
絕而續五子八孫皆列于朝者何哉蓋積累厚
而報亦熾愚者無知營營自苦平生無一善事

福盡還墜後不如今悲夫

范文正公集

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於家貯五十萬錢

扃鏑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冀其間有以多爲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爲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

高道傳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詎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

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沒其家藁葬
南海城外墳土色如血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
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殼弩射之矢自
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

卒

揚文公
談苑

趙韓王普父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
吏甄潜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
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柰何
寃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

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
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
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
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
其可打過

王壺
清話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
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一
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
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類苑

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去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

類苑

韓澈任吳山令宇文覲辛稷就澈讀書因行見縣庭槐樹下有青氣勃勃自小孔出掘之乃一塚骨節具在遂以新棺殮葬諸野一日聞空中有聲謝曰我晉將軍契苾鐸也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求遷不可得今蒙改葬何敢忘然辛榮祿

足光其身宇文命薄雖獲一第終不及祿吾當
救其三死以報之若爲正郎吾亦不能救矣後
覲爲河東節度書記拜勅四日而卒

廣異記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
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爲臠坐客數十皆足圈鹿
數百庖人不暇斷喉旋割取鮮腴以供饌一食
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
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
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爲節

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內每夕焚
燭二炬然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魚召諸
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斛貯水
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
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
其事因錄出以爲豪侈者戒

談苑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
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
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
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

亦可爲戒

歸田錄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
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縉於
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
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
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
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

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
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
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向使貪者得
之必有歉然不滿之意詎肯舉而還人耶誠亦
人所罕能者

撫遺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
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嫁得一妾極姝麗名蘭
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
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

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子蘭孫父也荷
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爲力請于帝數日復夢
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
世後果如言蓋男女之有室家者人之大倫劉
能不以姝麗動意捐財嫁之世之富民肯如是

乎

陰德傳

鐘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
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
曰青箱所在狂放又不歸一日過蒲城邑令延

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
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
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
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噫樊
氏怨念一瞑目而魂已馳於其夫之側矣容可

避乎

湘山野錄

虞城尉侯生妻韓氏夢一婦人碧襦絳袖以金
玉義爲首飾自稱盧氏愠謂曰子與吾爲仇韓
曰妾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曰我前生爲職

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今訴上帝復令我代子
子大期至矣廳上有冠服而坐者亦曰寃誠有
之韓悸而寤因摧沮感疾而卒侯生再娶蕭基
女及蕭氏歸衣服首飾與韓所夢無異侯以告
蕭蕭曰妾初爲外族盧氏所愛誠以盧爲小字
也爲人繼室尚是寃報况夫妻之間恩義有不
足者豈偶然哉

響應錄

一試官常於省闈私一舉人後作倅磨勘轉正
郎欲以郊恩薦子告勅未下時一衙前死而復

生言至陰司見廳上方擬呈某府通判某官今年遇郊薦子事陰官欲判復閣筆曰這官人往年作試官常私放一舉人及第今當於他身分上奪了這一箇恩澤以除折之遂判下吏携以去其人果不及拜正郎而卒

因果錄

孫覺作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時一科十二人皆不能對乃俱落之後裴湘病絕而復蘇曾魯公

往省之湘曰比至陰司見孫覺相揖云爲誤落
舉人見追尚未對定魯公恠之不數日孫覺果
卒此可爲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
公道者戒蓋朝廷取士容可私耶

燕間錄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
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
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
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福故今
生受之豈可不更種後來之福耶

勸戒錄

王和叔蜀人善鑿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其術
盛行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
造故今於彼處得賣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
不可不做

勸戒錄

桓闔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
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
所命桓先生也陶艱然曰我行教修道勤亦至
矣尚淹于世得非有過幸爲訪之桓去後三日
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蠶虫

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况殺命以養口體者邪

高道傳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爲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

鮮端夫
戒殺文

蔡忠伯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爲人排斥佛老極惡緇黃父叔賢不能禁但陰施財錘修寺飯僧以贖其過後叔賢死復生呼忠伯諭曰陰司初責吾好毀善道欲加吾以拔舌之苦吾告其誤命引吾於功德案照問吏曰非爾也爾誠有善然爾子忠伯罪不容逃已命追之矣爾死一日後本當生某官家歷官至四品以忠伯故父子合相坐今只得六品言訖復卒不數日忠伯果死其妻亦被攝至陰司見忠伯已有犬形之報

蓋道釋二教皆本化人已所不知豈可輕議

翰苑名談

陳昱暴死復甦自言至陰司陰官命吏檢籍示

之籍曰陳昱年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復批曰

以平生不燒香當不壽蓋無信向其他可知

毗陵集

前峨眉令奉議王公湘紹興辛巳歲摧茶雅安

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篇中十數事後痼

疾寒疝發作痛不可忍忽昏悶殊絕更衣而卧

兒女環泣自覺已身恍在半空下聞哭聲微如

蜂蠅少頃有人傳呼去王湘方欲行太上感應

篇十數事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以此
知一念之善造物不虛其報於此亦可見公履

踐云

感應
篇跋

一獄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
衣飽食怕寒不出獄中罪人却如何其夫大感
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
乙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遂登
第一言之善其報如此

勸戒
錄

蜀主嚴治盜賊無多少皆斬一日吏引三盜

瘦者至庭覆讞賊止數斛主亦憐之會與杜光
庭論道殿上主目三囚謂曰如何意欲決一言
於杜而釋之杜但唯唯竟論斬盜杜歸三無首
者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赦公忍
不出一語以相活今冥路無所歸奈何杜大悔
遂辟穀一年修九幽儀以拔之歲餘魂方捨去
噫一嘿之間遂致三盜於死人之語言雖當謹
審然不可一味緘嘿當言不言與言而不仁相

去一間

相山
野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發解過省
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
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
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
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
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
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
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
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

懼修省而然耶

勸戒錄

二人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以未曾開園不許賣一人繼往買之園子乃喜曰想汝熱渴且賣與汝二人皆與園子素不相識見一人怒而却之見一人喜而賣之人以其事問誌公師曰園子五百生前是一赴法人時此二人同看買得瓜者蓋嘗有不忍之語故今見之喜買不得者蓋嘗有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嗚呼一言之間遂成千生萬劫之怨况怨有甚於此者

耶佛書

張商英監荆南鹽院時周師厚為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識者以為告訐之報

說苑

潭倅張著奉時祀於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於地陳籩簋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神可慢乎

類苑

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茹葷而往方昇殿忽得暴疾口鼻流血以終齋可廢乎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坐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富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夭世庠曰食犬有之而牛實未嘗殺沙門曰汝爲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其可不知好與人

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

屠牛陰
報錄

提刑許公洎運使王公蕃宣和初以築事會于
思偶及巴峽殺牛成風王出殺牛勸戒錄示許
許見景世庠事矍然曰是吾責也求類牛事未
遂其年知恭州一日遊嗣隆聞牛呼苦屈聲跡
之聲出郡人蒲十五家茆下解肉中既得牛頭
又大唱苦屈連數聲跡者驚什蓋公求類牛事
戒人未果故神物假此激之耳

王公
石刻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

養女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
甘旨誓無污我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
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
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
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
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

愧恥

節娥
渡記

倡王氏以甕貯錢將修百僧齋先期請曇相師
曰汝第四女前生本男子誓言願得受端正女

身令人愛悅故今生在汝家然所貯錢已化齋

恐難成王氏歸發甕錢果化為血水驚告曇相

師曰世間十六種錢皆不可用亡僧錢賣神佛

錢為官以威逼人錢為吏以曲取錢屠殺物命

錢貨賣毒藥錢破胎損子殺酤酒榨油錢宮諸

畜類斷兒子種錢偷盜錢日中曬油錢破賣常

庄錢販賣男女錢養飼畜類錢貪齋趁供錢飯

店獄子杖直錢銜賣女色錢汝賣女色即其一

也王大感悟遂嫁四女嗚呼人之受生皆一念

所感其可不正然此曹安淫賤而不以為耻者何哉蓋楞嚴所謂淫習者也使其能自循省我在人中誠何等人所為誠何等事諸佛何以戒人勿近世俗何以呼為匪人一念回光轉身便生善處如其未悟惡境現前

十生記

樂善錄卷二

樂善錄卷三

李 昌齡 編

孔墳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屏服歷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覲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手曾前曰我墳母也墳今何在群兒奔告墳與婦劉氏急造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爲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

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
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
飾麗而獄吏峻嚴麤惡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
所好者經卷皆以汝莅官多陰德不至擾我僅
一年得釋又從次女祭享凡七祀復以誤殺牲
事赴閻王殿獄就劾方收繫三日以金華叙封
到陰律例得告百二十日還世居二女家誓不
汝顧欲罪汝以警世墳哭告不已母怒稍息求
課經以償向所受恩者丁寧戒墳及婦勤視塋

塚歲設一祭寧山神以安我効官當無歉陰德
以累子孫吾視陰府貴官子孫多因父祖所累
不釋者十六七而超去者百無一二婦孝莫大
於寧神而德莫先於正家爲人婦而弗克安舅
姑以昭孝罪莫重焉爲人母而弗克正家教子
孫以事祖先災莫甚焉汝當敬信無忽至夜月
暝遂失不見墳發塚果如母言遂擇地改葬設
庭宇守護如法致嚴以祀召浮圖課經薦之人
以其事告左僕射王荊公公異之元豐二年以河

北便糴授墳墳至相府荆公以所聞語墳墳盡
泣而後對公亦潸然今有親死不葬或寄寺觀
而不顧者其罪當如何

疑獄集

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號慕肘行膝步負土成
墳有雙鶴集松上明年狸馴其側觀漸上土又
有異鳥一目如丹漸哭鳥亦悲鳴夜則狐狸環
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一白鳥獨
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
七十每號慟淚下如雨見者悽惻鄰舍苟氏子

不告而娶棄親不視見漸如此感愧侍養 神

宗詔賜粟帛以爲本州助教漸八十白髮再黑
脫齒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

之感

颶水
燕談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攜至公
私念舟尾迫浦且無人必鬼也至五鼓又聞岸
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
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

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以告長老長老曰昨
有施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腥
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日乃
宿采石之夜謂齋設爲無可乎

夜話
錄

張景少以事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時道士陳履
常善昇章能遊神冥漠景以李田姓名謁陳求
奏一章以決休咎陳自初夜伏章至後夜方起
乃譴景曰幽冥之事爾尚欺之况人間乎吾上
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爾以欺陰固

無休證景數年遂卒謂昇章爲無可乎

湘山野錄

巴縣主簿黃靖國死而復甦謂所親曰吾以殺
戍卒事被攝至陰司幸理直得還初至一處見
門戶鱗次各有防衛我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
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
門曰此唐姦臣獄也我問曰何此輩錮之之久
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
給事中范諷少縱酒落魄醉卧兖州堯廟殿中
被攝至陰司陰官大怒曰堯之爲神誰不知敬

子爲儒者乃敢慢之命送獄治罪以吏白當爲
三品得免過廊下聞捶楚聲於牕隙窺之但火
焰烘然聞聲而不見人又窺一處見赤然銅柱
反縛數十人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狀我以
問吏吏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遭害者受生皆盡
始可釋去然去人天遠矣

燕間錄

韓魏公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
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
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

業所活甚多明詔嘉獎公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龜爲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魏公也勉以老幼無託告之公已惻然密諭勉云今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衛者愈嚴惡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勉出頭龜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凌窘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肯首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

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人今在此尚
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
拊一大木榭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
坐者讀畢諭黿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
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黿滅勉亦得還如公用
心真大乘地位人也

魏王
野錄

一州府歲饑大疫郡將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
濟委一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
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垠中但日一以粥飯食

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
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公
相去遠矣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迦毗摩羅尊者到印度國太子命師往北山大
石窟內禪寂師行逢一大蛇盤繞師身師爲授
三皈依乃解去既至石窟一老叟素服而出曰
某昔爲比丘常樂寂靜有初學來請益某煩於
應對起瞋恚想命終墮蛇趣今已千歲幸尊者
垂憫此蛇本修行比丘以法慳不樂教人遂招

千載惡趣之報

高僧傳

周筮好以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紹興辛巳歲忽暴卒至陰司庭下皆藍縷貧人各有吏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筮亦被驅立瀘州旗下顧瞻左右半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頃點名至筮廳上坐者如一畫星官呼筮諭曰汝本在飢餓籍中以汝好爲人說太上感應篇汝雖未能行其一二然聞而遷善者多亦有行持證僊果者皆汝之功已與汝別注壽祿矣筮既出一吏呼筮戒

曰汝還陽間切記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箴
遂甦此人本市道小民以法施誘人於善遂獲

壽祿之報

感應
篇攷

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禮問曇相師曰此兒
前生能煮鐵爲銀煨銅爲金以欺人故得無眼
報死已當墮倒懸剉斬拔舌剜眼等獄出已復
墮傍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常困飢寒况欺謾
有甚於此者耶

十生
記

釋迦文佛說法華經時有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說呪說偈誓願擁護
持經之人若夜叉羅刹餓鬼等欲求其短今不
得便偈曰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
分如阿梨樹枝如煞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
欺謾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因
知斗秤不平爲罪最大世人方以爲能豈顧幽
冥之戮耶

羅喉羅在母腹六年方生人以問佛佛云羅喉
羅往昔世爲國王時有一道人來見留於後園

偶忘却六日後方請相見以滯留道人六日故
今受六年母腹之報其有爲官不恤久停閉人
或置人於牢獄而不加省其報當如何

艾彥明綽有鄉行事神甚謹祈禱輒應一日祀
以太牢神乃不降且曰牛有功於民非祀天不
殺吾何敢享時刑部賈若水聞之遂嚴戒不食
有三婢舊在雇主家無歲不病疫至公家乃不
病梓州路連歲疾疫及公爲提刑力勸人不食
屠者皆令改業牛自斃者瘞之疫疾爲衰

陰戒錄

合州都吏孫亮一夕見冥吏來攝拒曰相者以
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一尚餘一紀豈公誤
耶冥吏曰相固有之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促
壽公治平初爲司理獄掾郡人馮清訟婚事理
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此減公壽三歲也治
平末公得意郡守李侯譖逐同曹吏蘇宥者有
諸曰有之此又減公壽五歲也前年公從母失
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此又減公
壽四歲言訖亮乃辭氣屈伏而斃今之胥吏所

以獲譴於陰者何止三事罪報之來何止促壽
且因果事目前豈無但人終日營營夜則昏睡
何暇澄思審觀而識之耶

前定錄

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
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
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
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一無所逃吾三日後
當生榨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
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怪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

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裹糧於名山
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

惡戒

查道母病思食鰕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
神冰開得魚尺餘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
虛己母喪明醫者謂曰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
藥自痊虛己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
癰極痛楚行簡吮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
真宗一日令馮元談易欲得純學三數人如同
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

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者以爲至孝之報類苑
村民設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牧童
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挈中忽
天晦雨作雷怒風吼牧童倒仆人莫敢近少頃
起行衆恠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
百驅馳來逼中有老者握我手曰齋食汝何敢
置魚挈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衆而
去此可以爲不孝者戒

李氏家老妮子秋婆父病無生意一日殊絕復

甦自言至一處有兩隻大船皆滿盛遺棄之物
不潔之水一鬼在傍逼令呷之且曰此汝平生
所耗之物豈容不呷秋婆不得已強呷不數口
已覺腹滿驚悸未復言訖而斃世之婢媼耗費人
物豈顧死後幽冥之戮耶

因果記

一官負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
婦人接錢良以方提酒出色赤如血飲之甚美
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
撒酒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榨出

供之其官負矍然趨出行數里逢路人問之皆

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

勸戒錄

李璨子名翁孫年二十八未能言璨叩曇相救
度師曰此兒前生是白衣居士董嗣先也以非
理說教不依經義故今得啞報嗚呼白衣尚爾
況披佛衣據佛位浪稱長老於天人大衆中敲
床舉拂傲然以傳法自負然所言妄誕迂踈不
合聖諦疑悞初學使罔然不知所歸往往取紙
上語假說法以相諷者其罪當如何

十生記

昔十方救苦天尊入於九幽拔諸苦時普掠獄
中有諸罪人驅上刁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
無所傷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佩受九
真妙戒救苦靈符吾故以神力隨念救護遂宣
禁戒以斷惡根一時罪鬼普蒙濟渡其後杜廣
德以簡牒而能釋三盜斬首之寃李若冲以簡
牒而能脫張太華父囚之苦此皆近世明驗未
可悉陳故今薦亡例以簡牒給付簡固天篆不
可得知然所謂禁戒者果何戒哉不過曰孝曰

忠不殺不淫不盜不嗔不詐不驕行之不二而已夫豈難事人皆可行但人愚迷只做世間活計不顧死後陰誅於九戒中一無可取考其孝則生事死葬不能以禮者多考其忠則爲己營私不能奉公者多考其不殺則嗜肥啖脆不恤物命者多考其不淫則野合淫奔冒犯廉耻者多考其不盜則慳貪不義巧求橫取者多考其不嗔則誕慢矜高凌人傲物者多考其不詐則誂賊害善曲心不實者多考其不驕則欺天慢

神不信因果者多考其不二則朝作暮輟執心
不專者多終日營營如醉如夢一旦殞命然後
子孫假人說戒冀其受生嗚呼與其聽受於杳
冥不可得知之時孰若遵奉於可以身行之日
人命無常日從變滅若不早悟後悔奚追悲夫

九幽
經

人有姓嚴者少時誘鄰居女以逃有司捕捉甚
急嚴懼事露夜醉女子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
河後爲節度使日病中見女子哭而前曰我爲

公手所殺許于帝期在明日晚是日果卒

成都記

竇軌嘗害尚書韋雲起後在洛病甚忽語家人

曰扶我起韋尚書來言訖而卒

成都記

虢州司戶王凝卒于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

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義之奏白其事于朝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筭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污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

五代史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貞女也以禮葬之世之淫妻蕩婦聞辛氏之風必有改行而自新者

寶連香比丘尼私行淫慾妄言淫事非殺非偷
無有業報以此一語遽墮無間之獄蓋其說一
行人果信爲無罪則淫風熾而人倫喪矣宜其
獲大罪報

楞嚴經

昔老鷓村有一老翁身生贅肉痛不可忍割去
即止既割復生每割凡三十餘片其嫗以宿因
禮問曇相師曰汝與乃夫前生嘗行淫誓言願
世世爲夫婦多男女又食肉應供受此報盡汝
夫爲牝羊日數受淫年四生子此蓋淫念所感

豈可謂爲無罪

十生記

劉伯龍以家貧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傍撫掌大笑劉曰貧窮豈有命耶不然何以爲鬼所笑也蓋世間財物去留不常命當有之則自不勞苦分合貧薄則終無所成若分外營求皆是妄念安得不爲鬼物窺笑

南史

樂善錄卷三